

# 少数民族教育史



## 第二卷

◆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「八五」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

◆ 国家「九五」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◆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编

◆ 主编／韩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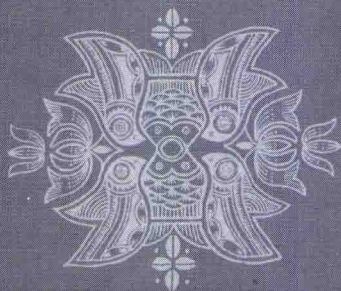


◆ 云南教育出版社  
◆ 广西教育出版社  
◆ 广东教育出版社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“八五”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 
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# 中国

## 少数民族教育史



第二卷

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

主编 韩达

◆云南教育出版社◆广西教育出版社◆广东教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二卷 /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编; 韩达主编. —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; 南宁: 广西教育出版社; 广州: 广东教育出版社, 1998. 12  
ISBN 7 - 5415 - 1508 - 6

- I. 中…
- II. ①中…②韩…
- III. 少数民族教育 - 教育史 - 中国
- IV. G759. 2

云南教育出版社  
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 
广东教育出版社

(昆明市书林街 133 号)

邮政编码: 650011

深圳当纳利旭日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振兴路 418 栋中门二楼)

850 × 1168 毫米 16 开本 84.5 印张 1 890 000 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 000 册

ISBN 7 - 5415 - 1508 - 6/G · 1340

定价: 227.00 元

# 总 序

韩 达

我们伟大的祖国——中国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，各族人民携手并肩，经过长期的自然斗争、社会斗争，共同开发锦绣山河，缔造了漫漫 5 000 年的辉煌历史，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、发展和繁荣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。

除汉族外，我国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，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%，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50%~60%。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边陲，沿东北边陲逆时针转，直至台湾省，略呈“C”形绵延而布；内有跨国而居民族 31 个。这种地望分布，决定了少数民族在保卫和建设边疆、巩固国防、拓通内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，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。然而，鉴于历史的原因，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。一般地讲，边疆逊于内地，少数民族逊于汉族。在社会主义新时期，建设好广袤的民族地区，做好边境工作，对于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，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。可以说，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、进步和繁荣，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。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，是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。

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国家的振兴，民族的昌盛，应以教育为本。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，邓小平曾在 1983 年指出：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。”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。出于培养民族人才的紧迫感，毛泽东早在建国伊始就明确批示：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，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，没有大批少数民族

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。”民族教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。为此，古往今来都较滞后的民族教育，更当奋起直追。

值得瞩目的是，民族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，也有许多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。这些特殊规律，是自千百年间形成赓续而来，必有其历史的、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。因此，从这一实际出发，认真研究、掌握和运用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，对于全面鉴古观今、深入研究和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及其规律，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。无视或忽视这一点，必难找到堪称“中华民族教育”发展的完整的脉络，自然也必难写出科学而完整的《中国教育史》。而问题正在于，实际情况却未能尽如是意。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纷异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，迟迟未有必要的考察、研讨和反映，实属历史的失误和偏颇。

我们感到庆幸，当今中国教育界或教育史学界中，许多有识之士业已达成上述共识。早在1979年冬，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之时，就决定组织力量研究、纂修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。

然而，偿还这笔不轻的历史旧债，却非易事，纂修任务经年累月难以落实。作为中国教育研究战线的一名老兵，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我深知，偿还文化领域的历史欠债，带有抢救性质，迁延日久，难度逾甚。为此，我自1990年起，毅然发动并组织先期筹划。经奋战两度寒暑，至1992年6月25日，人们企足以盼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，经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立项，正式获准上马。当时，上马经费拮据，人力不济。我旋以毫耄之年，奔走全国各地，求得各方支援。于是，这一光荣、艰巨、浩大、系统的民族教育研究工程，终于赫然启幕。

如上所述，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，向来发展不平衡；而其教育史的研究，更是底子薄、起点低，普遍滞后。不少民族的教育史研究，既无古典文献可考，也乏口碑访录可稽，只能从头做起。如，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，即为破天荒的滥觞之作。如此开拓性的教研巨制，从初稿构架撰写，到稿文一统整容；从史料鉴别筛选，到成稿审定把关，其繁其难，又曷可胜言哉？须知，上马只解决了硬件难题，而更难的是上马后的软件障碍——民族教育史的若干学术问题。举其大端盖有：

## 一、关于民族教育分类

教育类型的划分，对于一般的教育史来说是并不困难的；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，教育发展千差万别，其分类却难统而划一。

要在民族教育史纂修中，对其多彩教育进行科学分类，恐需通横达纵，就差论别：既看历史横断面上各民族的教育水准，又看各民族历史纵剖面上的教育进程，经纬交织，而以“史”贯之，酌予特殊的厘定。基于同样原因，加之可考文献资料甚少，这种厘定难免语焉不详，只能粗略为之。鉴此，我们便从“大教育”出发，循“各族史”而行，爬梳为如下诸类，即：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原始教育，奴隶社会形态的初级文明教育，封建社会形态的多

元教育，近、现代学校的正规性教育，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学校规范化教育，等等。

在古往的历史纵面上，各民族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情况颇多不一，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大相径庭：按王朝一统要求兴教授业者有之；循本民族特有模式自行其“教”者有之；王朝一统教育与民族模式并行不悖者有之……纂修民族教育史，既应沟通现行《中国教育史》，更应着眼于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教育，诸如：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劳动教育，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生活、风习、德行教育，伴随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教育，以及服从特殊生存发展需要的畜牧、射猎、征战的骑射教育，等等。这些教育，多以社会实践和家族传承形式为之，或以学堂（学校）、寺庙授业等渠道进行。其中，表现为“以育人立世为主旨，以目染耳濡为能事，饱涵自群色彩的整体社会的日常教化”，在各民族教育发展中，沛然各扬其长，尤为重要。作为民族特色的教育，自当着力书之。

在现、当代历史横面上，革命根据地及建国后的民族教育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灿然一新的民族教育。从“量”的规模来讲，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倍增长，乃至零的突破；从“质”的品类来讲，它实现了跨越一个或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升华，走上了真正的人民教育之路和科学的民族兴教之路。作为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，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；建国后更相继创办了西北、中央、中南、西南、云南、青海、广西、广东、贵州、西藏、东北、西北（第二）等民族院校，首开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，使民族教育终于全面跻身多层次、多学科的现代规范化教育之林。民族教育如此壮丽的长足跃进，更当椽笔浓墨，大书特书。

## 二、关于历史分期

这里所说的“历史分期”，是指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的历史分期，与现行《中国教育史》的历史分期的关系问题，亦即民族教育史的“断代”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着多种社会形态，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（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），上溯至农奴制、奴隶制，乃至原始公社末期，几乎史有尽有。其发展进程，普遍后于内地汉区；其结构也异常复杂，极不平衡，甚至同一民族因分布地不同也殊异。这大体有四种情况：一是略同汉区，已进入封建社会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如回、维吾尔、苗、壮、布依、朝鲜、满、侗、白、土家等30余个民族，蒙古、彝、黎等族之较大部分，以及藏族之小部；二是尚存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，如藏、傣、哈尼等族之大部或部分；三是尚存奴隶制，如大、小凉山的彝族；四是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，如傈僳、佤、景颇、独龙、基诺、怒、黎、高山、鄂伦春、鄂温克等族之部分或小部。他们的政治制度复杂纷繁：有的辖从于历代中央王朝；有的则各自为“政”，如西藏藏族的“政教合一”、凉山彝族的“家支”、西双版纳傣族的土司制度和残存原始公社制民族的“长老政治”，等等。

各民族如此杂沓的历史进程，实难划一于中央王朝的历史分期。相应地，其教育史的历

史分期,就只能从各民族实际出发,分别酌处: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,按朝代史记述;否则,按大的年代史、世纪史划界;上溯数百、上千年,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,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,则统称曰“解放前”的教育发展史。

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,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,就写成什么样。本书力求如是,也只能如是。

### 三、关于地望分布

这里所说的“地望分布”,是指本书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地望分布,与历代中央王朝行政区划的关系问题,亦即民族教育史的地望定位问题。

时间是空间的历史;空间是时间的地望。史、地如影之随形,密不可分。修史必涉地望。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,历来十分复杂。纂修各族教育史,必须弄清其社会活动地望。而各族活动地望却变迁无常,有的尚可观照历代的行政区划,有的则因区划史料过略或遗缺而无从考究。鉴此,本书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准。按其行政区划去大体指代某族彼时活动之彼地。其中,在历史上曾一度或一再迁徙者,逐次注明其变迁路线,庶几与《中国教育史》的地望同步对接。

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望分布,宏观可谓“大杂居,小聚居”,自古而然,鲜见例外;微观细而分之,可庐三类:一是大集中、小分散,如蒙古、回、藏、维吾尔、壮等族;二是小集中、大分散,如苗、彝、布依等族;三是全民族聚居于一二省区的局部地域,如裕固、独龙、鄂伦春、基诺等族。就人口布局而论,55个少数民族中,除大部分聚居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,还有回、满、蒙古、朝鲜、苗、瑶、畲、土家等民族的约1000万人杂居、散居在全国各地城乡。

针对上述民族分布状况,除聚居一地者外,本书均以其集中部分为研究主体,解剖麻雀,略窥其概;同时兼采其分散部分之特色精华,以周其全。如,蒙古族教育史,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为主体,兼及青海、新疆等省区;壮族教育史,以广西的壮族教育为主体,兼及云南、广东等省。

此外,还有一些学术问题,堪称民族教育的特中之“特”。如,双语教学手段、寺庙经院教习、多元文化影响,以及民族心理濡染,等等,本书则按特殊矛盾作特殊分析,或略或详,或聚或散,平实、审慎地记述之。

上述学术问题,经编委及作者各方悉心研讨,锐意攻错,现已大体化解。尤为幸者,率先成书、尚带试编色彩的这些书稿,业已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肯定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审稿,明文鉴定道:书稿“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历史,阐述党的民族政策,在资料缺乏,可资借鉴的史料不多的情况下,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。它们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某些方面的空白,均达到了出版水平”。书稿相应的一些民族地区,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,赞之为该“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”;有的民族地区,还授之以“科研一等奖”。

卷帙浩繁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，先行出版的凡三卷，约 550 余万字。它涵盖了蒙古、回、藏、维吾尔、彝、壮、布依、朝鲜、满、瑶、白、土家、哈萨克、傣、黎、高山、东乡、纳西、达斡尔、佤、羌、毛南、保安、裕固、京、基诺等 26 个民族的教育史。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第一卷，收集了《回族教育史》、《维吾尔族教育史》、《朝鲜族教育史》、《满族教育史》、《哈萨克族教育史》、《东乡族教育史》、《达斡尔族教育史》、《羌族教育史》、《保安族教育史》、《裕固族教育史》；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第二卷，收集了《蒙古族教育史》、《藏族教育史》、《彝族教育史》、《白族教育史》、《傣族教育史》、《纳西族教育史》、《基诺族教育史》；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第三卷，收集了《壮族教育史》、《布依族教育史》、《瑶族教育史》、《土家族教育史》、《黎族教育史》、《高山族教育史》、《佤族教育史》、《毛南族教育史》、《京族教育史》。暂未列入的其余 29 个民族——苗、侗、哈尼、傈僳、佤、畲、拉祜、水、景颇、柯尔克孜、土、布朗、撒拉、仡佬、锡伯、阿昌、塔吉克、普米、怒、乌孜别克、俄罗斯、鄂温克、德昂、塔塔尔、独龙、鄂伦春、赫哲、门巴、珞巴族的教育史，敬祈民族教育战线等有关单位，继续组织专家、学者纂修，以使本书能囊括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古今教育的发展丰姿。

平心而论，本书的纂修出版，对于中国民族教育史研究，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，必将作出显著的贡献。首先，它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科体系，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，填补了现行中国教育史的一大空白。其次，它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教育的优秀传统，增强民族自信心、凝聚力，深入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。再次，它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事业，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据。此外，它还锻炼了一支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科研队伍，增强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后劲。

这部异彩纷呈的教研巨制，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。付梓在即，我格外难忘各方仁人对本书的参与和扶持；广东、云南、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慧眼高瞻，始终鼎力支持出版；山东曲阜市巾被厂孙钢梁厂长等，热心民族教育，慷慨出资匡助；京内外 40 余位专家学者，民族教育战线诸多领导、管理干部，争相奋袂应援。没有他们殚精竭虑的参与和扶持，断无今日之成就。我还要特别提及，陈声远、李彦福、韦善美、孟作亭、张为珍、栗洪武、赵一兵、熊明安、冯春林、马加林、李耀宗诸方家，为组织、撰写和支持出版，倾注殊多辛劳；国家民委教育司组织专家审稿，严格把关，体惜入微。在此，请让我一并鸣谢！

古语云：“始生之物，其形必丑。”本书旷古“始生”，舛讹欠当之“丑”，或不鲜见；文稿通贯之失，在所难免，令人喜中隐忧。这里，我谨代表编委会，恳请广大读者、同行，不吝赐教，俾既出之卷日臻完善；也恳望有关省区人员等，协力有加，修竣未就之卷，以使本书早日完璧。



# 本卷总目录

---

蒙古族教育史	1
藏族教育史	157
彝族教育史	481
白族教育史	673
傣族教育史	907
纳西族教育史	1049
基诺族教育史	1205

---

蒙古族教育史

MENGGUZU

JIAOYU SHI

特格舍 周玉树 / 著



## 分 序

特格舍 周玉树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蒙古族是其重要成员之一。蒙古族又是一个世界性民族，散居在很多国家。在祖国大家庭里，许多世纪以来，蒙古族人民以其勤劳、勇敢、智慧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，为我们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。

研究蒙古族的历史，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多年来，关于蒙古族历史著述颇多，但其中关于蒙古族教育史方面，却仅有散见的论文，而无专门著作。这是非常遗憾的，也是亟需填补的空白。

受“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”主编韩达的委托，我们不惮谫陋，于工作和教学间隙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写成了《蒙古族教育史》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坚持以学校教育与教育行政管理为主的原则，同时兼顾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。鉴于蒙古族历史与地理分布的特殊性，本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国内蒙古族教育史的状况，而蒙古国和散居在其他国家蒙古族的教育史情况，本书未涉及。

按照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，蒙古族教育史一般可分为蒙古汗国、元、明、清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阶段。为反映蒙古族教育发展全貌，在学校教育史之前增加了“原始蒙古人教育”一章。纵观蒙古族教育的发展曲线，大抵是元代和清末民初为两个高峰，明代为低谷，而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50年，是蒙古族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。《蒙古族教育史》

力图反映蒙古族各个时期的教育状况，以及蒙古族在教育事业上所做的独特贡献。

蒙古族教育史原分上卷部分（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章）和下卷部分（第七、八、九、十章），为遵守本书的统一要求和编排体例，后改为按时期编排章节，即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章由特格舍同志编写，第七章即1947年至1989年的蒙古族教育由周玉树同志编写。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编写时间仓促，《蒙古族教育史》肯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，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教正。

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，对给我们支持和指导的同仁们一并致谢！

1996年12月8日

---

## 分 目 录

---

<b>第一章</b>	<b>原始蒙古人教育</b> .....	7
第一节	教育的内容.....	7
第二节	教育的方法和作用.....	17
<b>第二章</b>	<b>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</b> .....	20
第一节	蒙古汗国教育勃兴的基础.....	20
第二节	蒙古汗国教育概况.....	23
第三节	蒙古汗国教育的特点和意义.....	28
<b>第三章</b>	<b>元朝的蒙古族教育</b> .....	30
第一节	元朝的文教政策和教育行政制度.....	30
第二节	元朝蒙古族的学校教育.....	35
第三节	元朝蒙古族的科举.....	41
<b>第四章</b>	<b>明朝及北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</b> .....	44
第一节	明及北元时期蒙古族教育的社会基础.....	44
第二节	蒙古汗王的教育法规.....	46
第三节	蒙古族教育的途径.....	48
<b>第五章</b>	<b>清朝的蒙古族教育</b> .....	51
第一节	学校教育.....	51
第二节	师范教育的初创.....	61
第三节	教科书与教学用书的编写、翻译和出版.....	62
第四节	蒙古族留学生教育.....	63

第五节	清朝的蒙古族科举	65
第六节	清朝的蒙古族教育家	77
<b>第六章</b>	<b>中华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</b>	<b>80</b>
第一节	民国时期的各种教育政策和制度	80
第二节	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机构和团体	91
第三节	民国时期蒙古族的学校教育	92
第四节	蒙古文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	98
<b>第七章</b>	<b>新中国的蒙古族教育</b>	<b>101</b>
第一节	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蒙古族教育	101
第二节	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族教育	111
第三节	“文化大革命”及拨乱反正时期的蒙古族教育	134
第四节	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蒙古族教育	139

## 原始蒙古人教育

### 第一节 教育的内容

氏族社会早期，蒙古人的教育内容是简单的，及其晚期，则已十分丰富。它们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：

#### 一、生产知识和技能的传授

氏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，人们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需要，求得生存，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劳动上，教育自然也就围绕着生产劳动来进行。

##### 1. 狩猎

狩猎本为蒙古族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，即使是后来进入草原的部落，也仍需“自春徂冬，旦旦逐猎”<sup>①</sup>，作为生活的补充。其所猎者，“曰兔、曰鹿、曰野彘、曰黄鼠、曰顽羊、曰野马、曰河源之鱼”<sup>②</sup>。狩猎的方式，有一人一家的行猎和整个氏族以至若干氏族联合起来的围猎。各种猎物的

① 赵珙：《蒙鞑备录》。

② 彭大雅：《黑鞑事略》。



习性，踪迹的探索，猎取方式的选择，捕猎的技术，都需通过教育、学习来掌握。

《黑鞑事略》记蒙古族围猎云：“凡其主打围，必大会众，挑土以为坑，插木以为表，维以纛索，系以毡羽，犹汉兔置之智，绵亘二百里间，风扬羽飞，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，然后蹙围攫击焉”。规模之宏大，气氛之激烈，实在令人惊心动魄。而其组织之周密，纪律之严明，猎技之高超，又不能不归功于训练。《蒙古秘史》载孛端察儿孤苦无依时，用鹰、用弓箭、用马尾毛做成的套来捕猎，猎物多得吃不完，挂在枯树上都臭了<sup>①</sup>，同样可以看出蒙古族猎人的训练有素。

## 2. 游牧

畜牧业在蒙古族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逐渐扩大的，终至“全部财产皆在于是”，“家畜且供给其一切需要”<sup>②</sup>。游牧是生产的主要方式，生活的根本来源，其教育的内容自然十分广泛，下面略举其要：

草场的选择与保护。水草是牲畜繁殖的决定因素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。而蒙古高原的“野草，四月始青，六月始茂，至八月又枯”<sup>③</sup>，当时的牧业又只是“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”<sup>④</sup>。因此，必须懂得“遇夏则就高寒之地，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。过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，逐水草，便畜牧而已”<sup>⑤</sup>，方可恰当地选择，合理地利用并保护草地，保障人畜的饮食与安全。

古列延的安排。古列延（一作库伦）是蒙古族12世纪后期从札刺儿人引进的一种集体游牧、共同驻屯的方式。史料上曾记载：“古列延的意义即圈子。在古代当任何部落在任何地方居住时，他们布列得好象圈子，而其首领住在圆圈的中间，类似中心点，这就是古列延”<sup>⑥</sup>。在生产力低下，人们不能独立放牧和保护畜群、无法单独同大自然和野兽斗争、无力单独抗拒外族进犯的情况下，古列延这种依靠集体维生的形式，是十分必要的。当然，它需要有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。

放牧的方法。随着畜牧业的发展，蒙古族畜养动物种类最多的时候有“牛、马、犬、羊、橐驼”。放牧的方法是分群放牧，即使同一类牲畜也以牝牡老幼分群，不可杂牧。如：“移刺者，公马也，不曾扇，专管骡马群，不入扇马队。扇马、骡马各自为群”<sup>⑦</sup>。牧人也因畜异而分工放牧，有“放马的”、“放羊的”、“放羔儿的”、“放骆驼的”<sup>⑧</sup>之别。如何分群，如何根据牲畜的不同特点选择牧场，进行管理，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。

养畜的方法。《黑鞑事略》载：“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刺马种外，余者多扇了，所以

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：《蒙古秘史》，13页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78年11月版。

② 多桑，冯承钧译：《蒙古史》上册，29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6月版。

③ 彭大雅：《黑鞑事略》。

④ 赵珙：《蒙鞑备录》。

⑤ 张德辉：《边墩纪行》。

⑥ 同③。

⑦ 同③。移刺，蒙语的正确发音应为阿吉日嘎。

⑧ 参见《蒙古秘史》。